

談增修辭源的面貌

齊騁邨

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辭源，是民國以來最早的辭書，也是「權威」的辭書，聲名遠播，普遍使用。六十八年已不知是幾度的增修。據說訂購者極多，洛陽紙貴，供不應求，一時成爲出版界搶購的大熱門，漪歎盛哉！

卽因震於辭源的威名聖望，民衆趨之若鶩，加以商務印書館的大吹大擂廣告宣傳，令人寄以厚望，無不希望此次增修後更臻完美，多數懷此希望幻想而樂於購買。然而新書到手後頗令人失望與遺憾。至今二年餘，未見有人評論，筆者不才，願將親身感受提出檢討商榷。內容方面條目繁多，其是與非難以着手不遑細論，現僅就辭源外貌等部份之缺憾，以客觀的立場超然的態度分別舉出，就教高明，想廣大辭源用者必有同感。

(一)辭源原爲一鉅冊；現因增收詞彙甚多，一冊不能容納而改爲上下冊兩本，固無可厚非；然遺憾的是「頭重腳輕」，兩本厚度過分懸殊；上冊有磚頭之厚，而下冊僅止瓦片，此實爲缺點之一，致使用不便（

厚的太厚而累重，薄的又太薄似輕飄飄的）兩不般配。這是規劃的錯誤，爲何不能將兩本頁數平衡一下，厚薄度相近，豈不美觀合用。

(二)任何書籍或字、辭典，沒有封面採無字天書的不着一字，而辭源除了在封底外「壓」出一個鑰匙形的該公司標誌外，兩本封面均不着一字，更遑論燙金了，開印書未有之惡例。至辭源脊背上燙有字樣，但那要豎立起來纔能看的，而此書不適直立或脊背朝上放的；宜平放最佳或脊背在下之方法始適合保存（不傷書籍）。減印封面書名，或是爲了減低成本。然而曾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出版界的牛耳竟至如此，似有落後或開倒車之感，令人痛惜不置。

(三)所用紙張粗劣。按近年來百業進步，出品精緻，不知較昔日改善多少，製紙當亦不例外，應比早年的紙張更精美適用方是正理。何以用此劣紙印如此重視之書。此點並非片面主觀，請與老辭海的紙張比較一下，立見優劣，辭海用紙是何等的飛薄細緻？由於紙張粗糙，印製出來的字既使人費目力又有欠清晰之

感，即使是大字亦顯得不够厚重醒目，挿圖也有欠清晰。請與老辭海比較，遜色多了，令人慨嘆，使用查字時傷目而難找，原因是字兒太細小了，與老辭海不能同日而語。令人唉聲歎氣。

(四)每頁邊旁依例列有筆畫及該頁所收之字，其目的不外使查閱方便，易於檢索；其意既然如此，故邊行字之字體及大小應比框內小字稍大爲是，以便利查找。但奇怪的是：邊旁所列之字體、大小，與內頁小字完全一樣，既發生不了作用，則何貴乎有此提示，反觀辭海，恰到好處，何等方便，令人激賞，這是辭源的又一敗筆，令人扼腕！

(五)不使用注音符號。查曩昔因注音符號不普遍，故使用古時之音切，尙有可說，今日政府大力推行國語，提倡注音符號。而權威之字書竟排斥注音符號，省事了事，影響甚大，有見字不知音之苦，尷尬之至。殊不知，時至今日，連古老的康熙字典新修本（啓業書局印行）於六十八年出版，都加注音符號；音、義分明，尤其以該字典收用字之多、罕見字之繁，一一注出注音符號，是何等浩大之工程？然該字典之編修者竟有此大手筆、大魄力。無他，時代趨勢方便

讀者耳。辭源不此之圖，貪求省事，至貽厥失，殊難令人理解原有。

(六)不使用標點符號。這更是最大的敗筆！辭海早已使用標點符號，且極爲慎重正確，別小瞧了標點符號，其作用及影響甚大。而辭源竟仍使用三家村冬烘之斷句法——即在每句最後一字旁加一「。」，殊令人費解。尤其典故之引用，少不了書名號、私名號等，否則易於混淆。而分號、逗點、句點、波折號等是何等重要。茲舉辭海以論，書名與人名、章節分別得特別清楚，絲毫不苟。例如談到孟子必將篇名隔開一隙如「~~~~」，而人名絕對不混入書名號，比如「孟子·梁惠王」「漢書·高帝紀」等是。而辭源竟把朱熹詩，加上了「」書名號，有違規例。或謂今日之印刷廠已無或無法排出書名號「~~~~」或私名號「——」等說法，則又不然，以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所印行的「重訂三字經」在許遜的序文中完全排印出標準的各種標點符號可爲明證。故省用標點符號非不能也，是不爲也。

以上各點是個人淺見，就事論事，以使我們日益精進的出版界更能提高出版品質，貢獻社會，裨益文化，實衷心祝禱也。